



死神的
最后一张
王牌

余正新 著

大连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选

死神的最后一张王牌

徐广顺 著

大连出版社

死神的最后一张王牌

徐广顺 著

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经销
（昆明街38号） 抚顺教育印刷厂印刷

字数：14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印数：1—4,000

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余文
封面设计：克俊 责任校对：阮田

ISBN 7-80555-078-6/I·17

定价：2.9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作者近年来推出的四部惊险类电影文学剧本组成。全部作品充满悬念，气氛紧张，情节生动，实为国内通俗文学中的上乘之作。开篇《野店幽灵》讲述的是一位女作家投宿荒村，遇见鬼魂，引出一桩谋杀案；第二篇《死神的最后一张王牌》讲述的是一个代号“死神”的国际恐怖组织，企图在我国刺杀某大国特使；第三篇《追杀》讲述的是解放前夕我党特工人员与军统特务、汪伪势力进行的一场斗智斗勇。

目 录

野店幽灵.....	(1)
死神的最后一张王牌.....	(74)
追杀.....	(150)

野店幽灵

序

落日、黄昏。

晚霞的余晖染红了山场里的白桦林。

一幢构造不俗的白色的小木屋坐落在向阳的山坡下。小木屋的身后是一片枝叶浓密的白桦林。

一湾小溪在木屋前静静地流过。

倒映在小溪水面上的小木屋的影子，随着溪流抖动着。

落日、青山、木屋、小溪，勾勒出一幅美妙的风景画。

转瞬之间夕阳沉落到山林的后边，天色骤然转暗。

几分钟前的美妙风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冥冥暮色。

一阵山风在林中掠过，发出阵阵令人心怵的吼叫声。

镜头向白色的小木屋推去——这是一家林区常见的小客栈，它是忙时专用来接待那些从城里来伐木场检查工作的干部们的。然而这会儿已封山，便无人居住了。

镜头越推越近，它不稳定地摇晃着。似乎是某人的主观视野恍惚不定。

越过精巧的木栅栏，小客栈的房门毫无声息地打开了。摄影镜头穿过门庭，来到客栈内，对准客房继续前移。它象某人的一双眼睛，一间间地探视着每个客房。

宽敞的客房装修得简单而整洁，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

然而，此刻却不知为什么这间间整洁的客房竟透出一种

令人琢磨不透的神秘感，甚至有点恐怖。

镜头在一间客房内停住了，室内光线很暗，暗得让人心里难受。

（一个文弱女性的画外音）：

“里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可它仍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夜晚，我在梦中又回到那令人恐怖的野店。我听得到自己的心房由于惊惧而“砰砰”作响……”

伴随着女人的画外音，响起了扩大了几十倍的心房“砰砰”的跳动声。突然，又是一声女人恐怖的惊呼。

（女人的画外音）：

“随着一声惊呼，我从梦魔中醒来。我无法摆脱那恶梦的困扰，就象两年前那些恐怖的夜晚一样，我分不出哪是梦境，哪是现实。那一幕幕过去了的往事又重新回到我面前……”

摄影镜头仍毫无声息地移动着。突然，“轰”地一声巨响。镜头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原来是挂在墙上的一幅画掉下来摔到地上。

随着一阵急剧的不和谐的打击乐的声音，迅速推出片名字幕：

野 店 幽 灵

渐升演、职员表。

1 市区街道

两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一前一后急匆匆地走着，凭她们的衣着和气质不难判断出她们是属于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女性。

年龄稍小一点的姑娘腋下夹着一摞书，小跑了几步追上

来：“姐姐，您听我说……毕克刚才还打电话找过你，好象他的出国签证已经办完了。”

年长一点的女人似乎没有回答的意思。她毫无表情地急匆匆地继续往前走。

由于忙乱，妹妹腋下的书籍散落到地上。姑娘忙俯下身去拾。观众可以注意到其中一本书的封面写着一个大大的“梦”字（定格）。

妹妹拾起书，擦了一下飘在额前的秀发，又追了上去：“你去哪？”

姐姐仍没有回答。

2 客厅

显然，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客厅兼工作间。房间里的陈设典雅而又有些零乱。

姐姐站在光线充足的窗台一侧的画板前认真地作画。镜头推向她手中的那支骨质笔杆的画笔（这支乳白色的画笔应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眉清目秀的妹妹则躺在客厅另一端的沙发上。她就是本片的主人公，推理小说作家张佳平。

佳平手里擎着那部厚厚的《梦论》，而她的眼睛却不时向正在作画的姐姐张佳楠望去。

佳平思考了一下，放下书本向姐姐问道：“你为什么不画梦？”

佳楠毫无反应，仍在一声不吭地作画。

佳平翻开《梦论》说：“瞧，这里有一幅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以梦为主题的作品。”

佳楠的画笔停顿下来。“他死了。半年前死在西班牙的

乡间。”

佳平一怔。

佳楠面色阴郁，心事重重。她用画笔狠狠地抹了一下画板又继续画起来。

“你过去说过，你也很喜欢梦。”佳平走到姐姐的画板前，她的目光落到画板上。

突然，佳平的脑际间出现一种怪诞的声音，画布在她面前晃动着。这怪诞的声音越来越大，她两眼死死地盯着画布上的画，她受不了这声音的刺激，慌忙捂住耳朵。

“你怎么了？”佳楠望着双手捂住耳朵的佳平问道。

声音消逝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佳平一笑：“没什么……我只是觉得，你准备参赛的这幅画……似乎打破了以往的风格。”

佳楠疑惑地望了佳平一下，视线又回到自己的作品上。镜头转向画布。

一大块一大块尚未调匀的色块粗野地涂到画布上，斑斑点点不知所绘。那黑褐色的也许是危岩。那黄、绿相杂的象一片白桦林，当然，也可能是一堆垃圾；那白色的象一幢房子，很难想象房子会是这个样子。

佳平觉得这杂乱无章的画面有些恐怖，她不禁打了个寒战，转身走开。

佳平：“为了完成一部关于梦的小说，我最近在研究野岛的《梦论》。”

佳楠：“其实，野岛的对梦的许多解释都是错误的。”

佳平：“你也了解野岛？”

佳楠淡漠地说：“我曾经想画梦。”

佳楠下意识地抹了一下画布，沉吟道：“能够上画的

梦，往往都是些恐怖梦……有时它又令人难以忘怀。”

佳平忽然意识到姐姐似乎在隐瞒着什么：“你能讲讲吗？”

佳楠的脸一沉。她没有回答，又转过身去抹那张画布。不知为什么，佳平的目光接触到那幅涂抹得一团糟的画布后，脑际间又响起一阵怪诞的声音。

突然，佳楠一把将画布从画板上扯下来，摔到地上，佳平脑际间那怪诞的声音也随之消失了。

佳楠嘴叼着那支乳白色的画笔凝视着空荡荡的画板。

佳平默默地望着佳楠。

3 客厅

“佳楠！”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房门外传来。

一位西装革履，风流倜傥的男青年走进客厅。他微笑着望着正在急匆匆收拾画具的张佳楠。

佳楠抬头看了这位青年一眼，然后又低下头收拾起地上的画具。

佳平望着这位男青年，眼睛一亮，兴奋地站了起来。

男青年望了佳平一眼，然后又转向佳楠。

（佳平的画外音）：

“他就是姐姐的男朋友，毕克。一所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最近又获得了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在所有的女人眼里，他都是无可挑剔的。有时，我真妒忌姐姐。”

佳平微微一笑。

佳楠抬起地毯上那支笔杆上刻着“楠”字的画笔，塞到鼓鼓囊囊的背包里。

佳楠收拾好背包，向门外走去。

毕克招呼道：“佳楠！”

佳楠撩了一下额前被汗水浸湿的秀发，毫无表情地：“对不起，我必须马上完成这幅作品。”

毕克追了出去：“你去哪？”

4 客厅

毕克返身回到客厅。

佳平迎上去：“她去哪儿了？”

毕克双手一摊摇摇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5 佳平的卧室

清晨。

佳平伏案写着出版社屡次催要的小说。

突然，桌上的电话响了。

佳平皱了皱眉头，拿起话筒：“啊……佳楠她没回来……这，我也不清楚。好，她回来后一定返知你们。我想……她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参赛机会的。”

佳平放下电话，又继续写下去。

佳平有些心烦意乱。她撕下刚刚写完的一页稿纸。她将稿纸团了团，扔到墙角的纸篓里。

又一个纸团扔到纸篓里。

纸篓里已塞满纸团。

6 佳平的卧室

桌上的电话响了。

佳平拿起电话，摇头说着什么。

佳平放下电话，疲倦地揉了揉眼睛。

佳平忽然想起什么，她拿起电话，熟练地拨了几个号，“啊，叶萍老师吗？是我……嗯，我想出去躲一躲，否则这个稿子……啊，那太好了。林区小店？你陪我去……这个主意不错！那好，你先行一步，我明天随后就到。谢谢。”

佳平站起来收拾起桌案上的书稿。

7 山里 货车上

一辆大货车沿着山路小心翼翼地行驶着。

佳平坐在驾驶楼里闭目养神。她的身体随着颠簸的车体摇晃着。

开车的是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面颊上一道深深的刀痕格外惹人注意。

佳平醒了，她看了看车窗外的白桦林，问道：“还有多远？”

司机手握方向盘没有回答。

佳平不悦地斜了司机一眼。

佳平从后视镜中注意到司机脸上的那道伤痕和那双始终圆睁透出一丝凶相的眼睛。

佳平望了望开始变暗的天空，心里一哆嗦。

货车停了下来。

司机搂住手闸，不冷不热地说：“到了。”

大货车是停在运材道的路边上。道路两旁是无边的白桦林，佳平茫然地：“在哪？”

司机向车右边的一条小径一指说：“顺着这条小道向山沟里走，不到四里地。俺们都叫它野店。”

“野店？”佳平心里又一惊。

大汉无所谓地：“名字不好听，可招待得满不错。这阵

儿正封山，那儿清静得很，是你们写大文章的好地方。”

佳平微微一笑：“谢谢。”

络腮胡子司机似乎想起什么，看了一下手表，说：“你最好快点走，赶在日头落山之前到那。”

佳平不明白络腮胡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她疑惑地望着对方。

络腮胡子抿了一下嘴唇：“夜间林子里有狼。”

佳平一惊，但她又不想在这个令人讨厌的司机面前显出胆怯。

8 山坳里

黄昏。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佳平扛着旅行袋向山坳深处走去。四周静得令人心怵。

佳平向两侧幽暗的白桦林望去，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她不觉加快了脚步。

佳平飞跑着冲上山坡。

9 山坡上

登上山坡，佳平看到山坡下果然有一幢小店。

佳平站在山坡上长舒一口气，突然，她愣住了，她的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山坡下的那家小店和小店身后那无边无际的白桦林。

（佳平的画外音）：

“真是怪事，我从未到这里来过，可那小店、那白桦林、那小溪……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是的，的确见过。在哪？在梦里？”

佳平忧心忡忡地走下山坡。

10 小店

佳平来到小店那用木板围成的小院里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下来。满天星斗又密又多，全无声息，小店的房前似乎有星星点点的萤火忽暗忽明随风游动。

佳平站在小院中央四下望望，不见一个人影。“喂，叶萍老师！”

佳平有些害怕，她向着小店又喊了一声：“喂，有人吗？”声音很快消逝在黑暗之中。

佳平慢慢卸下肩上的背包，惴惴不安地向小店房门走去。

11 小店内

小店的房门是虚掩着的，里面黑洞洞的没有一丝光亮。

佳平轻轻推开房门，门框“吱吱”响着。在这寂静、幽暗的小店里，这微弱的“吱吱”声竟显得那样刺耳。佳平连忙扶住门扇，她似乎担心这声音将谁惊动。

走进门里，迎面是一条走廊。走廊的左侧是一排窗户，右侧则是几间客房。

佳平不知该往哪里走。她下意识地挪动了几步。忽然，她感觉到身后有喘息声，一种危险的预感使她精神一抖，她惊惧地转过身。

佳平失声惊叫道：“啊——”

她看见门旁站着一个人，一个分辨不出有多大年龄的男人。他目光呆滞地望着佳平。由于走廊里光线很暗，冷眼望去，这个站在黑暗中的男人象一具幽灵。

佳平怯生生地对这个男人说：“我……是住店的。叶萍

老师在这儿吗？我们……约好的。”

突然，走廊里的灯亮了，尽管那是一盏不足二十五瓦的小灯，但这光亮却给佳平带来了安慰。这时她才注意到，那个男人是一个看上去很墩厚、朴实的老头。

佳平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男人动作笨拙地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佳平：“信……她留给你的。”

佳平一怔：“谁？”

男人：“叶萍。”

佳平急忙打开信看。

（一个中年女性的画外音）：

“佳平，实在对不起，今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编辑部的一个电话。老陈心脏病又犯了，住进了医院。我得立刻赶回去。房间我已经为你定好了，你先住下来写你的小说，待老陈的病稍缓一下，我就回去……”

佳平收起编辑叶萍的信对店老板说：“嗯……我该怎么称呼您？”

男人：“别人都叫我……老黑。”

12 二号客房

老黑把佳平领进二号客房。他打亮客房的电灯后便默默离去。

佳平打量看这间客房。房间收拾得很整洁。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靠近门旁的地方还有一个脸盆架。墙上挂着一个港、台影星为图案的大挂历。

佳平打开背包，将笔、墨和稿纸摆放到桌子上。她似乎想写点什么，可又有些心神不定。

不知从哪吹进一股凉风，佳平浑身一颤。

（佳平的画外音）：

“不知为什么，那个时候我突然萌生出一种可怕的念头，这小店简直象一座坟墓，而那个店老板就是掘墓人。”

佳平脱去衣服，躺在床上拿起野岛的《梦论》翻了几页。可她无法集中精力看下去，她把书放到桌子上，索性钻到被窝里。

忽然房门“吱卡卡”地慢慢地开了。

佳平一激灵坐起来，她紧张地望着慢慢启动的房门。房门又一下狠狠地关上。佳平这才意识到那是风在鼓动着没有插好的房门。

佳平穿着短裤跳下床。她急忙插好门闩又跳回被窝。

佳平关闭台灯，很快入睡了。

13 小店内

走廊的灯已经关闭了，整个小店沉浸在冥冥夜色的包围之中。

店老板老黑站在黑暗中目光冷酷地望着张佳平住宿的二号客房的房门。

老黑一瘸一拐地向二号客房走去。

老黑在房门外站住了。

14 二号客房

朦胧之中的佳平似乎听到门外有动静，她睁开眼睛向房门望去。

月光将老黑的身影投射到房门的毛玻璃上。

佳平疑惧地望着房门毛玻璃上的黑影。这黑影慢慢向前

移动着。他已经抬起胳膊，似乎在转动着门把手。

佳平浑身的毛孔顿时张开，她想喊又喊不出来。

黑影又向前移动了一下，佳平惊惧地“啊”了一声。

房门上的黑影颤动了一下，佳平的心也随之抖。令人奇怪的是黑影悄悄退了回去。

佳平听到老黑那一瘸一拐的脚步声渐渐离去。

佳平长舒一口气，轻轻地躺到床上。她擦去额头的冷汗。

15 二号客房

惊惧之后佳平失眠了。也许是紧张过度，她又来了尿意。

佳平打开台灯，披上睡衣走出客房。

16 小院内

夜晚的小院似乎比室内更令人恐怖。

从远处的白桦林里传来一声令人心惊肉跳的狼嚎。

佳平望着小院角落上的厕所怯步了。她慌忙四下望望，然后蹲到墙角处小解。

佳平万万没有想到，离她不到三百米远的一棵白桦树后边，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她——老黑的目光显得更加冷酷。

老黑一闪身又躲进了小店里。

佳平小解后站起来，她不禁打了个寒战。

17 小店内

佳平走进小店，她突然怔住了，她发现开着的二号客房